1、 國民黨有腐敗是後天，共產黨的腐敗卻是先天

只要腐敗就是行為就有物理性狀，在可相對上無區別，因而人們極易只關注實然的腐敗，卻忽略對根源的研究 。 後天腐敗可施行相對打擊，這種方法對先天腐敗就不能湊效 。 習自認在反腐，卻未意識其反腐只指向實然腐敗，未指向〝腐敗的所以然〞 。 他只是反腐敗事實，可又在播種未然腐敗 。 他的反腐只限於經驗，未指向邏輯必然 。

2、 先天與後天

事物之成為事物後的是後天，事物成為事物前的為先天 。 政黨是人的主觀建立，就這一點來說政黨是人造之物 。 人用什麼來建造政黨？用理或說用知識 。 理或知識都先於建黨者早已存在於語言中 。 理或知識也就是思想，建黨者是用這些思想來建黨，不能說建黨者是在利用這些知識 。 因而是這些思想在支配建黨者，而後才有建黨者的活動 。 因而政黨的理念都先於政黨 。

3、 共產黨的理念是共產，國民黨的理念是國民

〝共產〞的後面有一補語－－主義〞，證明〝共產〞是一個思想，一個知識或道理，需要就這個詞發生思維 、 分析，才能澄清它做為思維的反映符號所載的是些什麼思想 。 〝國民〞後邊不能補充主義，證明國民不是道理或思想，而是實際存在，是直接面對，不需思維也不能被思維 。 因而〝共產〞做為思想或道理就有一個懂未懂，理未理解的問題 。 但〝國民〞不是思想不是道理，而是實際對像，不存在懂未懂，理未理解的問題，是直接面對 。 〝共產〞對於共產黨來說是先驗的 。 但〝國民〞對於國民黨來說是可驗的，是人人都懂的 。

4、 共產黨以〝共產〞為理念，國民黨以〝國民〞為理念

共產黨對〝共產〞負責，國民黨對〝國民〞負責

共產黨倫理出發點是〝共產〞，國民黨的倫理出發點，是〝國民〞

〝共產〞是一個先驗的原則或知識，〝國民〞是一個可直觀的對像

〝共產〞做為理念有個懂不懂問題，〝國民〞做為理念不存在不懂問題，即使以同等的熱情和忠貞度來負責任，對共產的負責必對人民有罪，因國民與共產並不是全同概念，是有某些交叉但更多的卻是對反關系 。 但對國民來負責，那是永遠都不可能對國民發生一點傷害的，因國民與國民不只是全同，而是自身就是自身－－自身永遠不會成為自身的抗力!

5、 習近平有對黨負起責任之志，卻無〝共產〞究竟是個什麼道理之思

習聲言要對黨的存亡負起責任，但他要為之負責的〝共產黨〞究竟是個什麼〝理〞？因〝共產〞做為道理成於他的智慧前，他能因〝循〞而得之順之，很難返身而思之 。 他就未曾思想過，未曾發生過這其實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問題的意識 。 更遑論是否意識到自己是被他要為之負責的這個〝理〞所欺蒙 、 所綁架 。 國民黨就不存在這個問題，因國民就是與自己並存於環境中的人，是面對面的，不存在懂不懂理不理解問題 。 對〝共產〞負責可以是盲目的，愚忠的，可對〝國民〞負責即使是盲目的 、 愚忠的也是積極的與建設的 。

對共產黨來說有一個是否被自己所獻身的宗旨 、 理念所蒙敝所欺騙的問題 。 包括創立 《宣言》 的老馬，至少在他創立時只知識了〝財產的公共所有〞這一最直接最表層的意思 。 難道實現了〝共產〞就能使出於生命的意識不服務於本己生命？或許他來不及思想 。 他的追隨者是為著求功才接受他的教義 。 他們接受的只是名，並不明確也想不到應該去明確〝共產〞這個名原本包含的思想，矛不矛盾？是否自圓？這些矛盾於實踐中暴露時就是危機 。 在危機面前能想到的只是如何克服危機，在邏輯上無法返轉身來去揭示〝共產〞這一知識本身的矛盾 。

就如習的反腐只是為擺脫危機，走出困境，他不是把〝共產主義〞當作一個知識來作研究 。 他永遠是一個不知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，卻又偏要對共產負起責任的理盲 。 從人品個性上講習不是江那樣的邪種人妖，不是騙子，但實際上卻是先被他要負責的那個理所騙，再拿著這個騙人的理來欺世的二手騙子 。